

# 严明 | 拍摄一个大国 曾经的样子



## 作者简介

严明，中国著名摄影师。“侯登科纪实摄影奖”、法国“才华摄影基金”奖得主。70后，安徽定远人。大学学的是中文，毕业后曾做过中学老师、摇滚乐手、杂志编辑、唱片公司企宣。现为自由摄影师，生活在广州。

摄影代表作品为《大国志》系列，作品由多家艺术机构及国内外收藏家收藏。2014年出版随笔集《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》。

## 微评

### 隐秘的呼吸

释藤

很多时候，我会莫名地沉醉于一些影像当中，不得自拔。

一直觉得当摄影成为一种模式化的观看后，很多稀松平常的景象便发生了扭转，如同我们的意识被这些影像所操控一般，会莫名地产生怀疑、不安、甚至离经判道起来。

摄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让人产生幻想和延伸的空间，说白了就是一种间接的倾诉。

《大国志》其实也是偶然之间才看到的，那种带着自我放逐的影像，竟然有种逼仄的气息，直抵人心。其实影像是会说话的，即使这些都是偶然抓拍的，却是这种不经意的瞬间，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场景，让人感触到一些现实世界之外的凛冽和隐藏的忧伤。

一些看似普通的景象，却因严明镜头的框取，变得游离起来。走进这些影像，你似乎感受到呼吸越来越沉重，我知道这并不是摄影师刻意留下的，恰恰是这种无意识的表达，让事物的另一面变得隐秘起来，似乎画面之外，还隐约地呈现出一些私语和秘密。他拍摄的场景好像某一天我们都曾经看到过，但是却是容易被忽略掉的，这种带着观念性的纪实文本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冷静的观察，透过黑白影像的缝隙，似乎能够窥见现实社会的某些现状。

《大国志》与其说是摄影师严明的自我倾诉，还不如说是他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反观，瞬间的抓拍生动而精准，如果摄影师没有足够的自信和敏锐度，很难用镜头表现出来，可见他对摄影语言的驾驭能力极强。这些影像隐约有着一丝悲悯和人性的温情在呈现，人文的质感清晰可辨，无论是行走的路人，还是一棵树、一只动物、亦或者是那些看起来荒诞的景观，都让人感受到来自社会精神层面的呼喊和共鸣，静品之余，感受到一种哲学的况味，细密地渗透在影像的细枝末节里。

观看这些照片，我经常讶异于画面中那些看似平凡的中心点，像透过一些隐藏的词汇，丰富而内敛地呈现着独特的张力。那些影像气息凛冽、让人在观看之中感到压抑和那种无法释放的情怀，似乎就这样离开了现实的空间，走进一个别样的世界。

严明的那些影像，直观之外有一种隐喻，让人无法直白地看到什么就想到什么，而是需要通过一种磨合和攫取，才能够深入，抵达影像的灵魂中去。

素来觉得摄影应该具有独立的价值观，它应该是发现自己最好的途径，让人沉醉也好，清晰也罢，总之都是自我的本能的反应和表述。严明的影像，虽然气质迥异，但是却质朴而纯粹，保持着摄影语言最本真的气息，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。对于当下喧嚣的摄影界来说，这些影像应该是一种反观和折射。

## 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

笔者：这本新书的名字叫《大国志》，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？

严明：我一向认为所有的照片是他们各自本身，他们不属于某一个另外的名字，或者每一张照片都不应该有什么名字，我写在照片下的名字就是一个代号，一只羊，一只鸡，提到它的时候我会想到它。而关于这本书的名字是我2011年投和平鸽奖的时候，我在家里花了一个星期想出来的。

大国，我关注的那些历史文化的东西，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是残败，它们迅速地消退，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可能半年前我在这个地方看过一个小亭子，结果半年以后就被铲掉了，被开发成房地产。我觉得那些好东西，祖先留给我们美的东西，东方的、美的、智慧的、浪漫的

东西，是有价值的，不应该全部用钱换掉。跑丢了脑袋、丢了魂，这在将来会是无比遗憾的事情。在我心目中，它们应该是一个大国，或者说我们在这些碎片中看到的是若隐若现的一个曾经大国的样子，将来可能都没有了，我拍的很多场景实际上现在也没有了。这些场景不会大，但是他们曾经在我面前，我很有感触地按了一下。

这本书的英文名是 Country of Ambition，可以解释成雄心之国，也可以解释成野心，我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、强国，应该不只是GDP的大，应该也是文化的大吧。

笔者：您说“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”，您做了十年的摇滚乐手，这个经历对现在的摄影有什么影响吗？

严明：有影响，年轻人都知

道，摇滚不完全是一种音乐形式，还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甚至是思维、思考方式。摇滚是什么？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不服从一些既有的框架的东西，它开启人的一种思维方式。现在我和摇滚乐的距离会慢慢变远，但是这种思考、思维的方式是不会变的。

所以我说，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，我这本书里写的就是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以前的经历，从儿时到变成现在这样一个经历，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喜欢这样的照片，看到这样的情景才会有些感动。这一定有因果的，我们学摄影不应该费劲地去成为别人，也可能成为别人，一定是成为你自己，一定与我有关。所以你要往哪儿走，你看看自己走过来的路，实际上差不多都是可以知道的。因为你就是这样形成的，这是你的来路。

## 摄影师的镜头呼应着内心

笔者：您在选照片进入书的时候，是一贯自己的审美标准？还是脑子里会有读者的标准？

严明：主要是自己吧，自己有一个筛选的框架，选自己觉得好的，我非常相信，我也承认每一幅图片给到读者面前，读者有解读权，跟他的知识阅历、童年记忆、审美都有关系，应该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解读权交给观者。

笔者：怎么衡量一张照片的好坏？

严明：如果只是你说拍到了，拍对了，某个东西到了某个位置抓取下来之后，这个照片还不一定是好照片，你看着总觉得要素、位置都对，但就是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差一点意思。举个例子，如同看一个女孩儿，单独看，五官长得也都不错；拼在一起看，好像也过得去，但总觉得

差那么一点意思。你可能会遇到大量这种女孩，她差一点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分析，可能是协调性、灵秀气、性感、气质，差那么一股气，这股气，不是按照标准就能长出来的。所以，位置之外的东西，我们东方人是讲究的，一张照片好，耐看，但是耐看在哪里？说不出来，实际上就是一种气氛，好照片应该拍出气氛来。

笔者：很多人都说您的摄影作品仿佛一首诗，这是怎样一种结合？

严明：很多人学摄影，最初是从攻克技术，甚至从模仿开始。但是，我们开始一种训练，不只是观察和判断人的训练，而是一种反应训练，你练的就是反应、勇敢。

我家小孩每次去春游回来写作文，他都会很痛苦。我说你今

天一天都和同学在那里游玩、吃饭，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，不管好事坏事。他说有一个同学带了一百块钱，他炫富。我说很好，就写这个。为什么要写今天天气万里无云？如果从小到大，你写作经历的是这种训练，哪怕你只写一小段，那么你将来写作是不为难的。你就写你所想的。拍照也一模一样，你从开始的训练就是，我有感，我就拍。这样，你每一张都是有感的，落入你囊中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有浓度的。这个顺序和方向就是摄影的方向。摄影师看到什么，取决于你的内心有什么跟它呼应。摄影是一个模糊控制下的精确打击，就像亚当斯说的一句话：“我们带到摄影中去的是所有看过的电影、听过的音乐、看过的书、爱过的人。”是这些在起作用。

## 敏感、天真、真诚是创作的本钱

笔者：您认为作为一名摄影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呢？

严明：一个人天真、纯粹、敏感，在摄影中是特别有用的素质。天真和敏感在创作当中是有用的，你是敏感的，你看到的东西才会更受刺激，才会有反应。要自觉地去进行这种保护，才可能会走得更长远一些。我在书里有一章节，写到小城青年、小镇青年，我们觉得我们从小地方成长起来的人，实际上内心里面带着很多优点，比如知足、本分、讲道理，热衷奋斗，比较有同情心。我觉得这些还是比较优良的天然的秉性，而不一定是要尽快地成长成什么人，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创作上提升的话，我觉得敏感、天真、真诚，几乎是你的本钱。

笔者：您是怎么去保持这种敏感度的？

严明：这并不是作为一个方

法论存在的。我想有时候保持其实也就是你能忍受住孤独，或者说冷清，冷清让你冷静，你要是一个忙不迭地特别喜欢扎向热闹、扎向利益的人，你本身生活的配比都搞错了，被塞满了，连时间都没有，可能也就丧失了敏感度。

笔者：自从手机有了拍照功能后，人人都是摄影师，人人都是被拍摄的对象。拍摄和发布也变得容易了。您怎么看现在很多人每天拿着手机拍自己身边的环境和人物？这符不符合您对摄影的理解？

严明：现在确实摄影变得特别迅速、方便。这一两年我跟一些朋友，特别是一些摄影朋友做交流和讲座活动的时候，我都喜欢在台上说，我先威胁大家几句，我们是在以一件正在泛滥的事情为职业。司机在二十年前还是一个像样的职业，现在不会开车的有几个？以前会写字，就能

靠写信、写诉状为生；会拍一寸证件照的，都能开个小店养家糊口。现在十个人有九个都有拍摄工具，大家都是早上拍、晚上拍，上班拍、下班拍。作为摄影师，你还怎么能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我是职业摄影师？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想，真的是令自己害怕。怎么来破这个问题呢？答案就是，你要态度，你是用相机作为表达的工具，你最后跟别人比的是态度、表达、精神海拔。

笔者：当你辞职的时候，你说，我要去实现理想了，现在你的理想实现了吗？

严明：我们一路上都口口声声在谈理想，有一些事往大里说叫理想，往小里说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取向。对这个事情最真实、最真诚的喜欢，你痴迷，你就往下做就是了。咱们拿钱拍照，拍照有那么重要吗？拍照是你的一种方式。

2014年，摄影师严明在连州国际摄影节展出了他的系列作品“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”，同期出版了同名随笔集。这本讲述自己的生命感悟和获奖照片背后故事的书，意外地成为了畅销书，也让严明在摄影圈之外有了名气，韩寒、汪涵都成了他的粉丝。相隔一年，严明的第二本随笔集《大国志》于2015年11月出版。《大国志》中收录了100多幅严明走遍各地拍摄的代表作品，也有《再说浪漫》《离家的路》《江湖再见》等10多篇随笔文章。

“《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》里，我讲了不少路上的事情和想法，但这一本，我更多地讲了我的童年。昔日龌龊也并未让我感觉寒酸羞涩，因为那是源头。它让我成了怎么样的人，它教我为什么事心动、关切并且执拗，也导致我为什么人而在意、心软和舍不得。而后这些东西都会跑到我的画面上去，越聚越多，成为我精神的后路，成为我的大国。”严明说。

严明多年奔走在大国上下，动用了灵魂，拍下那些令人心灵震颤的瞬间。他说：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生存环境，是我的作品关注的核心。经济发展的热潮背后，传统的人文环境早已显现了孤寂、落寞的状态，并且越来越不能被人们在在意和重视。实利主义碾压过的地方，寸草难生。这些“中式”景象的遗存，显示了我们文化基因的流逝，而那曾是我们生存的精神依据。过去已经远去，未来还看不清。在这个变与不变的故事中，我想传递一种安慰，给也在流逝的你。给每一个大国小民。



《大国志》

广西师范大学

2015年11月出版

(本报综合)